

説

鈴

14
347
11



說鈴目錄

集

學古堂藏板

說鈴目錄

後集

讀史吟評

溫陵黃鵬揚遠公

揚州鼓吹詞序

新安吳 綺園次

觚觚 遺得繳毀

吳江鈕 琇玉樵

湖塘雜志

錢唐陸次雲雲士

談往

花村看行侍者

板橋雜記 遺得繳毀

三山余 懷澄心

簪雲樓雜說

德清陳尚古雲瞻

天香樓偶得

秀水虞兆隆虹升

蚓蒼瑣語

馮李于 適肱枕

門 呂
號 247
卷 11

說鈴目錄後集

見聞錄

嘉善徐 岳孝方

真報錄

錢唐陸 圻麗京

現果隨錄

宣息戒 顯晦山

果報聞見錄

古節楊式 壽雪崖

信徵錄

烏山徐 慶濱溪

曠園雜志

銀塘吳 陳璞寶壘

甌江逸志

言鯖

長

嶺南雜記

述異記

東軒主人

讀史冷評

閩溫陵黃鵬揚遠公著

伍員

只須覆楚休亡越家恨消時莫管開蚤會買舟湘澤去豈教殺骨洎胥山

子胥實無可去之義但當宰嚭用事時謝政闔門藏鋒不用便是泛舟五湖之局然父仇已復夫椒之後又為夫差報越殺而父之怨家恨既消國讐亦雪為子胥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矣而必欲滅越以通話異時獨饒鴟夷固等閑事也蓋以前之事胥能為之以後之事胥不能為之徒以身先死無益于吳豈不惜哉

蘭相如

氣鞭強秦五步內當車豈畏燕將軍急公謀國臣心苦不是逢人
饒一分

五步之內臣得血濺大王相如瀕死膽氣如許粗豪後來與燕
頗一段却能和衷歡好並無半點劍客習態雖古大臣度量何
以加焉蓋妙在引車相避先降其憤激盛氣徐將為國急公至
意道達使聞空按劍相看者轉而負荆謝罪也乃燕頗氣品亦
自不俗不然武夫釋憾杯酒不似大臣外和內忌李晟戒心于
延賞不惟有慚庶蘭尤不若寇恂賈復之高矣

侯羸

虎符能令如姬竊晉卻旋交鄰上軍盡道信陵多食客却秦一箇

老監門

信陵用侯生之謀却秦存趙於是留趙不敢歸而日與毛公薛
公遊後還魏為將合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毛薛之功為多
而無忌之名蓋著蓋無忌之名全于毛薛而實發於侯生蘇頴
濱以為毛薛之正侯生之奇殆廢一不可云毛薛二公一為賣
酒漿一為博徒而侯生則貧而老為夷門監者以是服信陵君
之能知人能得士也

魯仲連

新垣屈膝奴顏厚季子資多獨氣豪不肯帝秦忠義重千金却贈
豈云高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誰開壯繆不肯事曹可與同稱戰

國三國兩人而已孔斌許仲遠為高士徒辨之強作不已之間
余以為猶經生之論也夫義激於中應著于行豈可強而作哉

范雎

怨雪恩醉歸相印回頭早處是知幾請看貪却商於者更有咸陽
悔禍遲

秦兼併天下皆商鞅范雎李斯三人之力然范雎功成引退知
止不貪其奉教君子者乎迨觀止傳悔立法之弊臨命發上蔡
之悲則范雎者早一步退一步人也才畧相等其識慮過鞅斯
遠矣

荆軻

三晉稱藩楚獻地燕丹從此識荆卿秦宮七發空遺恨也使人間

大不平

荆軻入秦溫公以為挑怨速禍不知三晉既滅秦豈一日忘燕
者燕丹以為坐而待斃不知陰發以制之荆軻行賴變燕丹伐
秦奇兵也謀存宗社厥志可嘉如謂挑怨速禍使當時不謀此
舉秦其肯存燕耶至謂荆卿懷秦養之私欲以匕首強燕弱秦
其愚實甚則視荆卿為何如人乎夫卿既許丹以死丹以卿為
上卿惟意所欲遲而未發者欲待其人與俱耳太子不悟以卿
有變悔欲遣秦舞陽先行荆卿怒也太子即日就道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悲歌易水有壯士不復還之句卿固知事之不
濟也知其不濟然且行卿以為六國之大勢將盡盡無一人
發憤誅無道秦者固是奮不顧身殺是西行使天下聞風起義

報太子之知遇無負田光一劍蓋士為知己者死以為天下先
固不在區區秦養之私也溫公未死以成敗論人耳雖然事成
燕存而六國亦存事不成六國亦盡國未嘗亡也何以明其然
也夫以六國之大秦儲之衆無不唯唯事秦獨此兩人欲起而
圖之白虹貫日精誠動天事遂成也海內不手杜夫會臂則
是六國無人而燕為有人也六國無人而燕有人則雖謂六國
亡而燕未嘗亡也亦可

張良

懷椎祖擊武陽陰胆足包天嶽更沉豈是少年誇使倘分明五世
感恩深

始皇既殺荆軻復以聽筑而高漸離所扑遂終身不近諸侯客

後恣意東遊而博浪沙事發荆軻行刺我二十年怨毒於人
尚深如此為始皇者可以懼矣弗思善計大索天下十日亦何
為乎天空摘銅柱誤中副車天也然二十年前膽落于咸陽殿
立自北陳勝吳廣之徒相尋而起史以為後祖龍之魄倡羣雄
之心皆子房一舉之力也信然蓋公以子房此舉為北土
老人所深惜是殆秦必事房者歟
且夫始皇一人之身而兩軻也昔朝之不死高漸離鉛筑扑之
不死張子房鐵椎擊之不死獲獲也立歸壘驪山幸矣迨至項
羽入關強始皇墓始得而甘心焉何其死於生前而不死於死
後也嗟乎獲罪于天無所諱也禍將焉逃

三老董公

洛陽遮說相建巧編假周中大義明獨去一書與區室以高著姓
不留名

項羽曰懷王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莊則自家立之亦得
自家殺之乎使項羽不殺義帝殺之以令皆使天下戰爭當未
有已而自行篡逆以為天下討罪之端則甚矣然漢王數羽
十罪以負約為先以弑義帝為羽末罪亦未為當自董公遮說
縞素關中仗義而西而天下知所向矣故嘗論先漢高而用此
籌者桓文尊周定霸是也後漢高而用此籌者曹操迎天子於
許昌朱溫遷昭宗於洛陽是也漢高雖不狹義帝而為義帝發
喪其風動眾更神於扶自古霸王奸雄之得天下心術雖不

同而其機括未之或異也董公此策實為城項第一機括良平
智謀之士斯舉亦遜董公一著蓋良平好出奇計者也而董公
之計則奇而出于正夫制天下以奇而服天下以正漢高燕奇
正而用之五載而成帝業豈云幸乎

銷印

羣雄用武幾無地遂鹿眷收剋功對黨孤秦謀刺楚此時不足
武關東

石勒使人讀漢史至勒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
及至晉侯諫曰願有此耳由斯以觀勒之機警過漢高一着乃
曰吾遇漢高當北面事之何也政以漢高之知人從諫為不可
及耳然勒之右侯其智畧不下子房言聽計從又不類項羽之

勢與漢高並驅中原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嗟乎帝王之興亡豈不以人哉

項羽

南公魯說亡秦者三戶江東衆八千消盡函關當日恨烏江不用
罪皇天

白起之賜劍杜郵也曰吾何罪乎天既而曰長平趙卒四十萬
吾挾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羽烏江臨命自引其生平過舉一劍
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是白起能悔之杜郵而羽不能悔之
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戶滅秦懷王
之恨以消六國之讐亦刷身經七十餘戰彼可取代之志辭矣
即伏劍時說此一段何等慷慨浩落乃憤鬱不平乎天委咎吾

以為天用羽而羽則不知天之用羽也夫天用羽以滅秦乃羽
不知天之用羽而復為秦也天其如羽何哉

虞姬

四面聞歌顧影舉紅顏不惜委飛塵江東從渡知多少拔劍殉君
一美人

八千人渡江而西為項王而死者虞姬一人而已然虞姬婦人
當不在八千人之列則是八千人實無一人為項王死也項王
身經七十餘戰八千人中有從項王陣亡者有從項王敗擒者
有從項王逃散者皆可謂之為項王死而終不可謂之為項王
死必若虞姬之義烈伏劍方可謂之為項王死也田橫既沒海
島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以從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為虞

姬者純少海島中五百人人盡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
虞姬為八千人者不亦羞乎而又有反親事仇不能死如項伯
者則尤八千人之羞使其聞虞姬伏劍想當愧死無地矣

韓信

寧可山頭望廷尉莫教廷尉望山頭預知危重應烹狗美殺留侯
碎殺謀

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信知之矣雲夢就擒信樊中之鳥耳然為
淮陰侯時日過留侯談赤松子事亦一策也便蒯通在長安為
信畫自安之計亦必出此漢州已奠乃與陳稀謀曰吾從中起
非其時矣時者難得而易失事後多悔英雄固有所不免乎

汲黯

不拜將軍氣岸殊平看丞相直如無胡為開却深坐乎十載淮陽
理簿書

韓子云龍之喉下有逆鱗徑尺撻之則必殺人余觀長孺之在
漢廷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則謂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丞相弘
背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張湯深文稍苛黯則謂
其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衛青尊貴長揖不拜上或不过却立
不前然則其為櫻鱗也多矣而終以免禍者何也則以莊助魯
言其守城深堅可輔少主而漢武亦許其為社稷臣也然則曷
不大用乎重違弘與湯也蓋是時弘湯用事黯於二人豈並立
者用黯則必殺黯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乃所以全之也
未十載而亡黯之不幸也不無入為御史大夫丞相封侯豈足

為豎難哉即吳時畫圖托孤亦不用他求矣嗟乎豎既沒而相
梁建太山封自將待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
者使豎尚存豈無匡救一二乎文稱豎去而漢廷無人豎誠非
發蒙振落者比此淮南之謀所以寢也

李陵

賢者匪惟居一國何須再入雁門關浚穠血戰降胡後漢將誰人
到此山

李陵是不知兵者提卒不滿五千衆寡不敵也孤軍深入後救
莫至也未至觀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抵山入雁谷走絕地
也舍騎而步不敵匈奴長技也救者皆犯以卒予敵之戒而又
有貳師貴人之恨路博德老奸之謀能勿敗乎陵既降司馬遷

以為欲得當以報漢容或有之且其特天子哀陵之志猶按誅
不救陵者而勞其餘軍迨公孫敖嫁禍于陵以解罪而天子遂
族陵家陵于是無意歸漢矣雖然浚穠山漢將未有到者陵之
勇不可及陵之功不可誣也陵雖負義漢亦寡恩漢武無法外
之仁君子當有原情之論耳

蘇武

孤持漢節伴穹廬啗雪吞羶北海居留得丹心能貫日何曾飛雁
解傳書

蘇武在漢有為武議漢者亦有為漢議武者為武議漢者曰武
留匈奴十九年秉節不渝其歸也僅拜典屬國未免爵不償功
迨甘露中單于入朝天子思股肱之美畫其人于麟閣典屬國

與焉雖丞相黃霸等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圖此以其選矣其為漢議武者武歸自匈奴越年子元與上官同謀坐死武自白發匈奴特胡婦遺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以歸於是有訊武娶胡婦為非是者不知十九年中矢志皎然大節不虧矣娶胡婦何害于義且李陵既降匈奴妻之以女立為右校王後世君子猶哀其志而原之如武者豈可過為責備乎然則漢之無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兩無容議矣

霍光

識宋世卿書魯史乞封身後一何愚不須歎羨張安世早識千秋禹不如

光之子禹嘗與安世長子千秋從征烏桓歸問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無所忘失禹不能記但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此則先知子之明也夫春秋訊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光不學無術似難語此若驕縱子弟宜加檢束豈待學而知之乎安世光所心折者旋副光輔政凡事謹慎周密光能師之時舉以教子弟必無後患惜乎其不然也厥後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每辭爵祿是殆以先為戒者夫先不效安世而安世以先自鑒則學不學所由分耳嗟乎學則保身昌後不學則覆家滅族學之關係大矣哉

王媯

呼韓稽頽丈人翁十一將軍此日功麟閣又應圖玉貌王家大將

點頽紅

漢典匈奴叛服不常至孝武時率十二部將軍自將待邊匈奴
讐不敢出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自孝元以王媻
賜呼韓和從是稽首臣服三世稱藩以前若彼以後若此何逆
順之殊也抑遠達其會數昭君號為寧胡閼氏余讀為之語曰
王媻制勝安邊過十二部將軍遠矣雖衛霍之功何多讓焉
朱雲

請劔誅張殿上寒君王震怒轉恩寬詔旌直節停脩檻老佞何顏
靦面看

張禹妄解經傳陰黨王氏不惟漢家罪人亦春秋罪人矣朱雲
請劔斬佞老奸露醜不惟有功漢室抑有功春秋也成帝知朱
雲之直而不悟王氏之禍尚方之劔不賜殿檻之緝徒旌亦何

益哉

嚴光

運逢四七元黃戰二八攀鱗盛漢才咄咄子陵狂最甚清風不肯
拂雲臺

觀歷代逸士未有若子陵之高者觀歷代逸士之高未有若子
陵之高者後此謝朏避梁武之徵逃匿年餘似有高高一且輕
舟詣闕汨于祿位以終亦獨何哉此則學子陵而不成者而子
陵之風山高水長矣

馮異

一飯必耐稱侯者漢家天子報恩年中車河北不相負試看并州
錦上田

晉文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宮門所以有懸詩也倉卒粥飯世祖曠曠不忘其存心仁厚絕異西漢刻薄寡恩由是保全功臣建武勛舊無一誅戮者見之賜馮異一書矣

虞詡

涼州不棄乖朝議纔得朝歌又武都自信生來遇盤錯三公側目復相圖

不棄涼州識也朝歌設科平賊才也武都垂程進道勇也為司隸欲從史魚尸練忠也虞詡是東漢名臣中矯矯者

李膺

獨秉風裁司隸卿不輕容接氣高稜何須門戶孤標許吐握姬公天下寧

李元禮教名自高實為黨人標幟釀禍既烈流風未已至晉而王謝以旌品自別迨六朝蕭齊一開江數謝淪命移床遠客至有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得者此皆學李元禮而甚焉者也唐季士習益尚清流遂成白馬之禍風氣之開必有從始君子讀史至御李登龍感慨係之矣

黨人

甘陵南北自分曹饒有銛鋒任貶棄博得高名雖邁俗漢宋今已恨英豪

昔人云小人有黨君子無黨然則東漢之黨人非君子乎曰非君子無黨君子不可有黨也夫小人之黨雖堯舜在上共難比周有所不免若君子有黨國家禍敗無不見之數十年之後者

蓋小人之黨害速而禍小君子之黨害遲而禍大是故東漢之禍甘陵之黨先之唐白馬之禍牛李之黨先之宋建中靖國之禍洛蜀朔之黨先之禁錮偽學之禍道學之黨先之如彼雨雪先集惟霰稽之史載歷然不爽此最不可不慎也或曰君子無黨小人指之為黨耳曰君子無黨豈是易事自非孔子毋意必固我顏子若無若虛難以語此漢唐宋諸君子未有其人者或曰亦有說與曰張魏公作事多不滿意紫陽綱日竟無貶詞曰君子無黨吾不信也

申屠蟠

磨磷誰得損溫溫玉潤金剛豈共論至寶蘊輝無覓處林宗猶是病多言

東漢黨人之禍大抵皆起于好名夫以名為鵠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于訛時則不足為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于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與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為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為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訛時訛時則為眾怨高名則為物忘况有凶豎痛心于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于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滅否人物但不為危言激論蟠則併滅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氏而禍亦滅黨弼毒烈蟠獨超然免于評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中申屠蟠之謂與

赤壁

鼎足垂成須約誓當年赤壁似益臺曹公北去孫劉競自此三分
氣運開

天下三分分于赤壁一戰三國多少戰爭當以赤壁為奇矣嘗
論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豎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
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玄敗苻堅于淝水
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
朱溫驚魂栢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兀朮于京
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
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戰戰之有關
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談戰者不知此數場關係甚

大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倪似厮殺用鐵木歷徒喜其一填

熱鬧耳

與關羽

許獵園中剛要殺華容道上却饒之生來氣量包天地直把曹公
作小兒

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視鳥雀公于許昌欲殺曹操公之正
也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利人之惡公于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
也許昌之曹操勢不可得而殺之者也不可得而殺公殺然欲
殺之公之正出于公之私曹操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
得而殺公惻然不殺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
義炳于日星惟公始嘗得一面正字蓋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

七史有能如公之正否否公之大德德澤思同乎哉惟公始
當得一箇大字緊三國裏面為公一却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
否夫論古今人物者必推孟大正大者天地之情也惟公正大
克配天地宜乎公之精神與天地為壽也

孔明

二表誓師連北伐祁山六出不歸頻年已歷三分指特為矣劉
瘁此身

天下三分孔明未出茅廬固已知之後來頻年北伐毋乃強圖
與迨觀其隆中時語備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內脩政事外觀
時變則漢室可興由此觀之孔明之志固不在區區東西川之
間矣豈足既成統撫戎越結好孫權乃外觀時變時也矧南陽

三顧白帝托孤實有激于中而不能已者乎記云事君先資其
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孔明有焉乃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則又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而非止感遇報恩之舉專帝
一方子陽井底蛙耳豈孔明而為之哉

魏

山陽遜國炎劉絕三馬寧知共一槽
于今鄴水上春深臺畔
黍離高

勝國遺基何代茂有雀臺黍離詩為曹魏興嘆但須問其先
世何如耳文武既茂西園以宮行殿之夫感慨係之自非然者
姑蘇楊柳長安銅駝君子獨悲六詩說有許多含刺矣

蜀

天下英雄惟使君力爭漢鼎三分隆平失除茹兒恨卓爾奇男
北地孫

魏之總世芳髦廢弒吳之三君和盛不祥良由司馬睨視恪峻
擅權吳魏之間不君不臣誠非其時也後主四十年來主臣相
安將相和豫延熙以後雖有奄豎蠹國之憂而無強臣脅主之
禍享國長久史傳所載不多得為後世七國安樂作公而最異
者北地王秉節亢宗父有子而祖有孫以余觀之殆天所以報
昭烈也

吳

生子當知孫仲謀長江據險盼中州江南帝統初開造青蓋堪悲
入洛秋

自三代秦漢以來江南未有稱帝者始自孫權嗣後東晉六朝
越唐數百年而南唐又百餘年而南宋皆帝江南者也論建號
開統當以孫權為鼻祖嗚呼權亦人傑也哉

晉

奄有三方天下平徙戎無策又銷兵華亦帝子堪嗟漢教者嗣能
在棘荆

徙戎之議郭欽言于武帝曰宜以平吳之威漸移邊地惜乎其
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于惠帝之朝天郭欽不能得之武帝豈
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等然策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
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乎使羊祜尚存必有說
以處此矣然晉武所失在乎無去即去未嘗以後盜賊群起州

即無備不能擒制則亂者有之得五胡七暴帝無經國遠圖何
曾待宴已慮其後矣故稱自三傳六下而致歎夫策本有若晉
武之甚者

祖逖

三更喚醒英雄夢類劉衣紫豈是藏龍壑
少醒時

周伯仁渡江惟有三日醒江左風尚如此神州陸沉如何整頓
得起祖士雅聞雞起舞與陶侃廣州運甕各具一副精強志氣
有意中原者不當如是耶陶侃控制八州祖逖收復河南地能
使石勒畏威懷德邊疆以寧可為有志者事竟成矣

王猛

捫談世務玩風塵不許桓公却許秦尺為相承存正朔未嘗一旅

問江濱

桓溫入關王猛與之談當世之務溫曰江東無卿此也欲與俱
歸猛還山答師師曰汝與桓溫豈是世者哉由是猛為苻堅所
用而與溫沒世不相紹與此固西賢不相見抑正統有在猛故
不以晉為意則不待乎琨璆富而知其明乎春秋大一統之
義也異時韓延徽富貴用曰是無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
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焉猛者其力也猛獨力圖燕江左
得以偏安者吾以為量羣有晉之功而猛與溫功名相等但
溫不識君臣之禮猛獨明君臣之分猛之識畧根器殆非桓溫
所及六朝豪傑之士當為量羣及等一指豈不過人遠哉

謝安

臨戎賭墅秦為戲設信風流可折衝直是知人能內奉功成泥水
鶴散中

謝安却秦存晉直是以凡子若石忘危存亡亦有天幸焉不
然使符堅以百萬之眾為逃去之舉雖百石無能為也後世
學謝安而敗者唐房琯是也琯喜賓客好談論頗類謝安然所
任劉秩等書生耳不足以擬玄石成陽遇賊以車戰覆軍于是
泥水之功奇矣故如謝安者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陶潛

萬族相歡各有托孤雲自嘆獨無依莫能氣變悟時易聊把冰心
付酒卮

淵明節槩全見之類古咏賈責子中教語余綴之以成韻以見
其人殆不止有素心且有血性者方敢自號介節字若歸去來
詞五柳先生傳不過自述其飄然霞舉淡忘世味可干高士中
列一傳而未可以語靖節先生也

隋

天下分崩纒混一如何短祚似秦隋胡孤無衣綠何事拋却疾蘇
不與回

秦隋喪國如出一轍或謂秦二世而亡太子勇總隋
隋不十三載而成矣或謂隋五不壽嗣秦太子勇必不得總隋
何則秦皇無道隋又暴虐天實不容之而欲速其斃也夫扶蘇
之不立也以趙高太子之不以獨孫后此二者小雅所

從路 管史 李詳

謂婦寺也秦皇第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隋文五子同母真兄弟
寧知萬世至二世而亡同母真兄弟竟至弟殺兄而母殺子乎
然則亡秦者非胡亥也趙高也滅隋者非楊廣也獨孤后也由
斯以觀便嬖承歡皆有鋒刃枕席言笑無非鴆毒婦寺之能禍
人國如此夫以始皇之雄才大勇隋文之深謀遠慮乃以天下
大計操縱于婦寺之手卒之邦家喪敗為天下笑斯固天奪之
鑑而禍起于細微莫能防測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李密

黎陽師聚老無功洪客陳書似真鴻早向江都求一戰不教喪敗
在山東

徐洪客一書直與漢高進據陳留同策然漢高用食其之計以

入關李密奇洪客之書而不能從當時李勣魏徵俱在密所亦
不能贊決其謀豈密剛愎自用如項羽有范增而不見聽耶卒
之洛口米盡敗于世充歸身關中事無可為矣乃快快不平復
叛山東為盛彥師擊殺抑何謀之不臧哉蓋奸雄失策固天所
以開聖人也

魏徵

勝師十萬一言中更有名言利莫窮他日幽靈封豕動魏徵曾議
從降戎

魏徵事太宗嘉謀遠論之不勝書惟有益處突厥一議是魏徵
一生第一籌畫太宗於魏徵言聽許從古今未有惟有不用徵
策處降胡于幽靈諸州是太宗一生第一錯誤

狄仁傑

擾龍履虎尋常事運數二世之功此是龍中要藥物醫身醫國
妙無窮

當垂拱之世犯龍禁者與之謀之臣魏元忠宋璟等是也全
身免禍者稱渾瑊之士妻師德蘇味道等是也然排擊二張所
爭者一日之事機變倏訖所全者一生之名若夫帝在房州執
念吾君之子周辛唐命誰圖社稷之功梁公忠足匡主智能完
軀卒之廬陵復辟東之反正伊誰之力與以余觀之其胆識機
權尤非當時諸賢所及洵當代第一流人也而論者謂其對主
褻裘當朝從博似非士君子之正嗚呼是何足與語梁公之大
哉

張九齡

風度何如風鑑優果然逆弼亂幽州發能聽諫誅林甫何用韶江
涕淚流

張九齡真知人哉謂其不難于知安祿山而難于知李林甫也
其爭祿山曰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其論林甫曰異日為宗
社之憂則是知祿山以其相而知林甫以其心也厥後二人俱
不出九齡所料而玄宗事後之悔則不悔其先識林甫而悔其
先識祿山然則玄宗雖悔而不知所悔亦可謂不善用悔者矣
雖然悔不悔俱遲人主安可吝悔哉

張巡

風塵辨色知天地君父人倫管民生不特唯陽吟苦句雍丘城上

說分明

睢陽不守賊長驅江淮東南震動雖有郭李難為功矣或曰睢陽畢竟不守江淮何以無虞曰延據孤城大小四百餘戰控扼多日遠近得以為備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豈非持久之功與夫三日而救至雖無益于睢陽之陷然十日而賊亡實有賴于睢陽之守是不可以成敗論雖敗亦功耳如謂與其食人苟若去之以全人是使賊未至而棄城者得以睢陽為藉口也非所以立論矣善乎史氏之贊曰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誠為確案若夫君父大倫談吐于矢石相交之地天地隱心肅咏于孤城危急之秋則貞忠勁節一部十七史中指不多屈豈特河北二十四郡不少繫見已哉

楊太真

為愛離支罪妾身君王誤國許多臣崎嶇蜀道淋鈴苦不盡紅塵笑裡人

郭子儀

為太真辨罪應得末減若嶺南民役不願則難免馬菟一死矣
位極功高姦所忌令公何以處危疑升精一點靈臺宿三十年來人不知

郭子儀身為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然代宗委任不專是上疑之也魚朝恩程元振之徒讒譖百端是下疾之也而卒完名享福以終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所最異者涇陽見虜單

騎定盟而胡巫亦言此行不戰見一大人而還夫回紇異類也胡巫鬼神也猶爾誠服令公是令公忠信格于異類鬼神也乃若代宗之疑朝恩元振之忌世豈有忠信格不相入之人耶可慨也夫

李泌

處人骨肉謀人國言所難言最苦艱胆悸魂驚求息地算來惟有是衡山

傳稱李勣侯好大言喜神仙故為世所輕迨觀其所言者皆鑿鑿可行而神仙一道又必所托以善其用殆未可為世人道也必有經濟謀畧最難者在善全人父子兄弟唐中葉宰相無出其右者幼時試慕玄宗奇之曰此子精神要大于身是真知必

矣顧世人不知而輕之嗚呼此其所以為世人也與

韓愈

敢燒佛骨懸忠胆惹得潮陽路八千行到衡山雲霧處君王未肯悔前愆

開衡山之雲馴鯨魚之暴余竊疑之然欲以一紙奏事燒毀佛骨如此心胆天海為之震動良非誣也昌黎文章山斗惟諫佛骨一疏力持人心有功聖教當為集中第一文字宜其然乎

裴度

主文不奏劉蕡策儲議錄何却縠因此事應知極難耳姑遺半葉切時疏

劉蕡之策力詆宦官裴度李處厚抑不敢進無怪其然者然君

子深為裴度惜之也至于立儲大事太子未沒已多年度不及時言之死後事遂以儲嗣未定為憂何也曰度之處此極難耳穆宗以來八世七君皆由宦官所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端已肇度即言之未必能定即定矣而倉卒之際爰立所好適足以取禍耳度欲言不敢不言久不可達之久久賣志以沒半藁藏家天子求而得之嗟乎度心良苦矣夫身後遺表即生前奏對度殆以死諫者蓋庶幾矣宗之一悟也請史者以言不及私為忠忠則忠矣非言不及私之謂也

鄭縈

宰臣道上施行乞相國庭中苦債家嗜利貪名慚鄭五詎諧自是品懷佳

乾符中宰相豆盧瑑崔沆好施每出囊錢自隨丐者盈道為朝士所詭韋昭範入相罷相日為債家所譟急求起復視事二者汲汲好名孳孳為利言之醜矣鄭縈史稱奸詎諧每為歌後詩詭嘲時事昭宗以為有蘊特命為相未幾累表請罷此昭宗知人之明也夫以豆崔之汲汲好名欲每人而悅之使之諷刺詭時不敢矣以昭範之孳孳為利既得之患夫之使之謝政遜位不能矣縈托詩詭事此大臣諷諫之體也不猶愈以豆崔昭範諸人乎顧不知聞者之大駭何也元異者縈嘗為廬州刺史黃巢將至縈移牒使無犯界巢從之即賴以全詎諧之能却敵如此斯又與謝安之風流若輩異事同功者也縈何負為昭宗特命之相哉顧不知聞者之大駭何也

馮道

天生佛子救昏瘁五代如同一代臣勢目全剛能作低眉菩薩
活多人

善乎耶律德光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
老子他日又問曰今日百姓如何故得對曰此特佛也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主威夸中國者道一言之力然則
道其老子再生古佛轉世者乎五代主及契丹主皆魔王也非
瀛王以佛力濟之當時之民靡有孑遺矣景延廣挑動殺機便
有許多慘禍當益思瀛王耳議瀛王者多過為責備之論余是
以論其世也

趙普

子遵母教非云誤誤是涪陵飲恨初忘却榻前承認泣請開金櫃
看遺書

太原之賞不行太宗有心普忖度之德昭既斃廷美自危柴禹
錫止變普出一言而涪陵飲恨矣然普此言亦是大誤夫太祖
承昭憲之命不有天下傳之其弟雖不可為後世法史傳所載
未嘗有焉果若普言是太祖至公無我之心反為違經悖正之
舉也且云太祖既誤則太宗之有天下是從誤中得來乎是不
惟顯斥太祖實亦有礙太宗抑榻前紙尾之署記謂何嗟乎李
勣一言而武氏以立趙普一言而廷美以廢唐宋大臣一言誤
主此最可為異世同恨者也

寇準

何事金陵魚向蜀澶淵孤注是奇師文章兩府空能賦敢學萊公
獨出奇

孤注猶可背城借一遠幸楚蜀則無一可借矣後準竟以此語
罷相蓋從矜生也張乖崖謂準不學無術政為其好剛使氣須
有一段涵養以善用其奇匪使之博涉章句非復吳下阿蒙之
謂也如徒以學而已欽若以才名擅著江南馮拯以文章致位
兩府而一則天雄無策束手誦經一則澶州望敵渡河畏懼學
人不足了事如此雖學而多術亦何為乎由此觀之不學不足
為準病也雖然準非不學者也夫準所不學者特如欽若馮拯
等所學耳乃若五日決勝之畧百年無事之策胸中獨抒無書
可讀而運籌握筭動與古合夫準固已學之矣抑有庸材所不

能學者豈不學而能若是哉

韓琦

弗避危疑堅似鐵無形喜愠靜如山生平不肯推人膽旋轉乾坤
若等閒

韓魏公作事教不滿于王荆公嘗曰魏公形相好耳為畫虎圖
以訛之及觀二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危疑荆公則自信
所見執意不回魏公不形喜愠荆公則不洗不洗不近人情魏
公自許以胆荆公則自執其拗而至于行事則大相逕庭蓋荆
公似是而非是之與非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畫力事若生死
以之此魏公之言也再次大策以安宗社魏公作事直從胆性
中来豈區區形相好乎荆公以魏公為畫虎若荆公則所謂畫

虎不成者也

王安石

熙寧變法號稱新一箇魔王兩護神朝老何須呼病苦杜鵑早已
叫天津

新法之行荆公初意何嘗不欲利民但出自一人意見稽之古
則是施之用則疎耳且有意見則必有議論有議論則必有異
同有異同則必有訛毀有訛毀則必有怨仇有怨仇則必有賊
害于是有以小人害君子者亦有以君子害君子者至于以君
子害君子而禍敗見矣而當其禍敗未形禽鳥感之而成鼓天
地徵之而為氣夫殺氣至能感禽鳥徵天地豈偶然哉而究其
原特起于一人之意見由此觀之一人之意見不可不慎也慎

持之而出于正正則中中則和和則國家之福也始非執拗者
之所知也

鄭俠

頒行新法任姦臣白骨荒原徧是燐堪畫流民猶未死君王只見
畫中人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此語豈不
酸楚傷情然耳聞不如目睹觸目可以驚心鄭俠以仁人君子
之懷為忠君愛國之計却將風沙霾曠扶攜塞道光景繪圖進
進帝觀圖長吁越日果停止青苗十八事雖群奸共阻一切如
故然方田暫罷亦民受一分之賜也未幾安石竟以此去位則
斯圖是大有功者昔王曾計去下謂蓋有術存其間焉安知俠

非陰去安石之術乎不然時人老病死苦之謠終是隔靴搔癢
唐炯二十疏六十條之論未免狂藥相攻其能療神宗之疾起
當時之病哉

洛蜀朔黨

十人那可制千虎况各乃心似越秦且漫調停消外恨早須和解
室中人

以十人制千虎勢固不敵而十人中又分門立戶自相角勝是
未嘗有一人制虎者也常安民有薛季果之慮呂公著不以為
意禍胎伏矣既而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少平風怨是或一道
也而格于蘇子由之議不行宣仁謝世咆哮兇噬莫之敢櫻怨
毒之于人深矣哉推究禍源良由三黨諸君子養虎遺患春秋

責脩賢者不容恕也

石工安民

顯謨閣上熙寧客端禮門前元祐碑縱有傷心空灑淚公然石匠
敢陳詞

是非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敢直說出來直發出來耳安民
不忍刻司馬光奸邪此真是非也乞急鑄石末恐得罪後世此
真羞惡也是非說得真羞惡發得真殆温公所謂誠字也石公
不學但到此田地堪傳温公衣鉢祀温公者當以安民從祀配
享

陳東歐陽澈

特事乖方孰憤欬陳書先後兩人奇君王賜劍饒奸佞特殺諸生

與布衣

神宗之朝新法病民御史臺不言而鄭俠上書不已是言責在
監門也徽欽高宗之朝用人外謬奸臣誤國舉朝不言而陳東
歐陽澈先後極諫是言責在大學布衣也英州編管猶有生望
就戮東市則贖刑甚矣嗟乎太學士論所在布衣庶人之公高
宗殺此兩人何以為國君子以是知南宋之不競也

岳飛

貪位忘親須殺將人言殺將買歸親湖山埋骨休深恨不肯留君
不姓秦

丁謂之貶寇準也帝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岳飛寢閣拜命
國家大將繪雖專權安敢擅殺稽史所載飛既死高宗並無一

言然則飛之死非秦檜殺之高宗殺之也非高宗殺飛檜與金
人以太后挾高宗以殺飛也飛不死太后終不得還兀朮遺檜
書曰飛方為何北圖必殺飛和乃可成此書檜不之諱也安知
不以書白高宗乎方議殺飛檜曰此上意也殆信然也由此
觀之史書秦檜矯詔殺岳飛乃奉詔殺岳飛耳嗚呼古有大將
被譖而死者人主不知其忠與勇也知其忠與勇而竟自殺之
以媚敵者終綱目歷代之君一而已矣

韓世忠

君王無意中原事宰相貪和忘武臣二十年来功第一西湖深處
作閑人

世忠所向克捷大儀一戰議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他如沂中

鼓勇于藕塘劉錡奏績于順昌吳玠和高原之勝岳飛郾城屢
捷中原震動却被秦檜和議牽制俱化作一場夢境矣世忠以
是知高宗之不復用兵也口不談戰優游以終豈非計乎不然
偃月堂中無異上蔡逐兔之悲空有華亭鶴唳之嘆悔無及矣
蓋世忠晚好老氏之學其知處深靜殆有悟于知白守雌之義
者惜乎其不以告武穆也

張浚

富平挫敗驚關陝師向符離久再傾張浚虛名將誤事知人豈獨
有雲卿

張德遠長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此語未能為德遠定案也
方秦檜用事晏敦復獨有憂色浚為所責至與共事方知其闇
則浚之識不如敦復其短于知小人固也乃謂其長于知君子
不知當時之君子孰有過秦綱諸人者乎浚為御史則極排李
綱居相位則不悅趙鼎論淮西則怒秦岳飛議恢復則憤訐史
浩是皆與君子為難矣謂之長于知君子可乎至于用兵尤非
其所長自建炎迄隆興凡三命為將皆三至收績富平輕師失
律淮西激叛鄜瑗宿州之後宏淵頭忠不相能大潰于符離豈
其才之不逮與抑史所云量狹而不能下士知黷而不能知人
故耶方銳意恢復時高宗謂孝宗曰莫聽張浚虛名將來必誤
大事而蘇雲卿亦曰此事怕她未便了稽史所斷合此二者之
論足以定張德遠之為人矣

胡銓

奏事萬言同請劍擬將奸佞葉衡除江南故詔無人答賴有胡公一紙書

魯仲連在邯鄲圍城中責新垣衍帝秦極其醜詆秦師聞之為却五十里胡澹庵封事下兵師古鐫其書于木金人募以千金其奪魄挫威不啻却師五十里也金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忍辱誰敢騰書河北者賴有此秦壯氣本朝以作金檄可洗詔諭江南之辱矣余謂宋南渡以來當以胡澹庵為南宋第一人品尤當以此疏為南宋第一文字

趙汝愚

升龍奠鼎賢宗室飲恨專以去永州何事五王遭毒害當年不蚤聽出求

劉出求謂桓彥範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五王不以為然卒受其禍韓侂胄能為國慮宜絕其欲而遠之徐誼之謀亦劉出求之慮也奈何不悟五王覆轍以宗臣自異竟為所構暴卒衡州豈非自貽伊戚與從古大臣定國功業垂成而竟為小人所敗者良由才有餘而識不足蓋禍伏于玩忽而人心難測也東之汝愚二人有功唐宋而皆坐此患豈天之不祐人國與何知慮之不終也

為學

山中信宿招深恨徑作標文入室人殊愧婺州呂處士上書昭雪老忠臣

胡絃為考亭弟子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餓之後為侍御遂附

倪曾遂汝愚論考亭為為學亦一異也呂祖太夔州處士上書
言道學所以為國乞斬倪曾復汝愚書出中外大駭竟配欽州
斯亦奇矣二人志行如此以余論之胡絃者當時之向魁而呂
祖太則無子服景伯之力而有子服景伯之心者也

文天祥

才疎志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忽死間關成底事孤筭正氣
到燕京

宋事為賈似道決裂至文天祥時無可為者所建諸策當時未
必能用即用之未必有濟惟自崖山迄燕浩然正氣塞乎天地
宋亡有賴焉或曰正氣何益于亡余曰不然汴京陷時金人相
謂曰南朝死義惟李侍郎一人而已此語豈不為亡國之羞天

祥慷慨從容佩服孔孟尤非貧卒徒死者王應麟之言于是有
驗祖宗養士百年得天祥可以無憾矣由是以觀宋雖亡國豈
不有光乎嗟乎惟其有光于宋也斯其所以有光于天下萬世
也與

謝枋得

詔下江南訪棟梁兩書誓志亦堪傷采薇歌闕千年後又見燕山

一首陽

謝疊山之北行也張子惠贈以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
值半文錢疊山心許之卒之守節不渝自餓以死豈有所感而
然與惟此志也雖與西山義士爭光日月可也

燕與琳北志山嶽與西山泰士年光日下
惟牛大變泰山之昔之卒之官稱不備自始
惟泰山之北行山與千惠部以韓曰北去世
一首詞

臨可北南結射樂西書警物亦舉於身辨解
惟詩料

不律失平報平報其亦失千宋山流其始以
錄財宗務士下平報及新下以無對吳由吳心
新制測對容則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揚州鼓吹詞序

廣陵吳綺園次著

文選樓

在府城小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為昭明太子文
選處場帝常幸此樓見宮娥倚欄風飄彩裾因而色荒愈甚夫蕭
梁廟社皆已成灰飛灰獨是維摩讀書之處在在有之其當年霸
業乃不如故麗一編流傳千古也

爭春館

在郡治內園多杏花唐開元間太守大宴每一株立一伎于傍題
其館曰爭春宴罷夜闌開花有歎息聲今則坊前碎錦不可復見
其風流盛事已逐烟銷而花神亦歸天上矣

東閣

在揚州法曹廨中有梅一株何遜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日花邊感開遜於東閣延諸名士醉賞之杜甫和裴迪詩有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蓋謂此也揚州修辦之甚力然唐去梁不遠拾遺之詩亦有所見也

蕃釐觀

在大東門外漢后土祠也宋政和易此名有瓊花一株類聚八仙草色微黃而香歐陽修作無雙亭慶之因呼瓊花觀淳熙間壽皇移之南內逾年而枯送還復茂紹興辛丑金主亮燬本而去及元時其種遂絕嗚呼一花之微而盛衰各有其時今則餘蘂無存徒堪歎息何況唐昌仙女不可復見乎憶余之所慨豈獨一花也哉

謝安宅

在新城內今法雲寺也按晉謝安鎮廣陵時居此手植雙檜至唐猶存夫典午渡江符秦乘釁非安殆將不保棋墅逍遙東山攜妓亦何損於文靖哉此檜與召伯棠並傳矣

董井

在大東門外西淮運司廳後即漢董仲舒宅也廣川先生為漢大儒使終所用必有可觀惜其見忘當軸遠置江都此地之幸先生之不幸也

石塔寺

在子治西唐木蘭院也相傳王播徵時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始鐘播題詩于壁有上堂已了否而東漸愧齋飯後鐘之句後

二紀出鎮揚州向題虞僧已碧紗籠矣乃續云三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播亦可為得意矣然夫涼多有世皆若輩漂母亦豈易得哉

鬪鴨池

在府城西漢孝景帝封易王非于江都王治宮苑好佚游常與寵妃李陽華浴此池為鬪鴨之嬉又按王故後陽華之姑嫁馮氏陽華者與馮氏同居猶畜鬪鴨于池上今城內有鴨塘疑卽此地董仲舒日以正誼明道之說陳于王前而不能移其所玩甚矣聲色之好入人甚深也

重城

在郡城內唐咸亨時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粉黛綺羅之盛甲于天下時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牧之為書記牧嘗夜小臥住宿焉僧孺密令街卒數十輩護之後擢御史將行僧孺餞之曰君貴人也然當持重牧始猶以為諱僧孺命取一匣以示則皆街卒密報也曰某日某夜杜書記宿某妓家無恙云云牧覽而泣下再拜夫牧才不羈固傷佻達然憐才如僧孺者復何人哉

康山

在郡城徐寧門內相傳為荆河特積土所成明康狀元海以牧李夢陽罷官隱居于此徜徉玩世終日對客彈琵琶痛飲而已因以此得名後為少廷尉姚思孝別業余少時曾讀書于此季子難逢空笑塵編之有蠹葉妻不費誰知舊井之無禽每一經過不勝今昔之感也

蕪城

在江都縣西蜀岡上即三王濬故都也竟陵亂後城邑荒墟後臨海王子瑱事同於濬故苑照作蕪城賦以諷今廢興屢易舊蹟都湮茲值兵燹以來幾為蕪莽照所云孤蓬自振驚沙生飛者能不復見乎嗟夫治亂相尋曷其有極蕪雀處暮吾恐參軍不知費幾度啼噓也

蜀岡

在府城西延亘四十餘里一名崑岡鮑照蕪城賦輔以崑岡蓋指此也上有蜀井相傳地脉通蜀而一郡勝境皆萃于此郡人之藝苑者亦多居之

隋宮

在府城西七里大儀鄉按史大業元年初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有西宮臨江歸雁松林楓林九華九里大雷小雷揚子等宮今則珠簾玉砌化為蔓草寒烟矣夫紫泉已鎖烟霞而彩樹難禁兵燹帝亦寧知鐘鼓暮鴉更無樓處也然帝引鏡自照亦有早識但夢醒吳公却無改悔其何故哉

迷樓

在城西北七里煬帝以浙人項昇進新宮圖遂建此樓使釋女居之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人燕名香使烟氣霏微有若朝霧謂之神仙境樓中千門萬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極自古未有人誤入者終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真仙道此亦當有迷目乎之曰迷樓後為唐兵所焚仍即其地造鑑樓焉余兒時猶及見之今則

為觀音閣嗚呼六代繁華都歸劫火昔日離憂今成寶地建樓可
鑑鑑迷樓者復何人哉

月觀

在隋苑中大業十年選殿脚女使給事月觀帝月下幸之常僮蕭
后肩說東宮時事又命后誦雜憶詩乃曰日月遙遠今已幾年事
矣后又言時多盜賊奈何帝曰朕亦知外間有人圖儂然終不
失為長城公耳後及于難死葬雷塘東所為長城公者亦何可得
哉

螢苑

在隋苑東南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逢清夜放之光照
山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指此然不若玉溪生一語於今腐草

無螢火更為愴惻也

雞臺

在郡西北四里乃吳明徹增築弩臺也楊帝常于此游恍惚過陳
後主後主指其侍女曰此張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
子北渡時麗華方倚臨春閣試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壁月詞未
終見韓擒虎羅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至今日大
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即帝悟之恍然不見夫陳
隋之荒亡相類而帝較劣臺前夜過得非帝之精魂自為顯弄耶

隋堤

按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對以楊柳謂之隋堤堤今不復
可考然計稱一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

復青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玉鈞斜

在府城西場帝葬宮人處昔人詩云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樓故國青山美人黃土可勝悲

平山堂

在府城西北五里宋郡守歐陽修建每政暇與客嘯詠其中夏月取荷花百朵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歸又以江南諸山皆拱揖于檻前與此堂平故曰平山山特為此地拖藍獻翠耳或乃謂山色借江南何言之陋也

明月樓

今失其處相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者一時題咏甚多皆未

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即席題云春風閣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酒竿為壽至今傳為勝事夫子昂之句誠美矣然顧阿瑛不可復見時無好事者遂令明月二分竟作淒涼世所良可歎哉

竹西亭

在官河北岸禪智寺側牧之詩云難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因名竹西向子固以歌吹易之紹興毀於大郡守周淙重建遂復舊名今復弛廢治游勝地鞠為茂草至所為十二樓者皆不可問其址奈何

芍藥廳

在郡城東五里禪智寺前向子固所建在時聚一州絕品于其中

人爭購之。煥為花市。宋韓琦守廣陵。忽開金帶園。四朵時。王珪為
郡守。王安石為幕官。及陳升之來。謁公。命開宴。折花各簪一朶。後
四人相繼入。相蓋花端也。今廣陵芍藥。其盛不復如前。及金帶園
者。絕不可得。時無廬陵花神。亦復憔悴矣。

九曲池

在府城北七里。煬帝將幸江都。命樂府作水調。其音婁。妾時樂人
王令言子當從。駕夜于戶外。琵琶彈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聞而希
嘘曰。宮君聲也。此調宮聲。往而不返。帝不歸矣。後果然。

二十四橋

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烟花夜月。相傳為二十四
橋舊址。蓋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

廿四橋。今不可考。然禁籟繁華。風流盛事。尚可想見。讀杜舍人之
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涼景色。在唐季也
然矣。

雷塘

在城北十五里。名雷塘。煬帝每攜宮人來遊。後即葬此。羅隱詩。君
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亦已慘矣。今塚已平。所謂墓
田數畝。更不復為。阿廢所有茫茫野土。餘魂何在。竟三十六封書
不抵淳于一夢。

雲小閣

在府城南。宋守呂公著。建值中秋。落感宴客。其上秦觀以舉子入
謁。呂素聞其才。請即席題句。詩成。未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色。

在廣寒宮一座歎賞觀由是著名焉憲據案作草古人所難如觀之才誠不易得然非碩望如呂公者不足以發其聲名甚矣人之相知未可易言也

紅橋

在城西北二里崇禎間形家訣以鑽木口者未闢數丈遠通兩岸雖彩虹卧波丹蛟截木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雕檻曲檻鱗次環繞綿亘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于其間誠一郡之麗觀也然老入歡場殊難相得

廣陵濤

在城東利津門之南庚申秋官河水涸下露二泉其水上湧濶翻不竭謂之曰濤信有然矣枚乘七發云以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

江即此地也夫廣陵之濤在漢已絕稱之而今曲江之名多無知者豈山川之顯晦亦各有時耶夫物之顯晦尚亦有時而况于人乎况于人乎

梅花嶺

在廣儲門外明萬曆中太守吳秀開河積土而成舊名七山後樹以梅因名有塘有池有樓有臺又名崇雅書院蓋諸生講業并諸大夫期會所憩也今毀嶺前有吏部司馬墓乃郡人葬其衣冠處也嗟乎芳樹摧殘一坏空在謝亭祠不克作西臺痛哭耳

淳于芬宅

在城東十里按李公佐南柯記淳于芬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一株夢槐安國王召尚金枝公主大獵靈龜山出守南柯郡爵邑寵

貢三十年及竟乃誤入古槐蟻穴耳尋事之有無未可信然古今人同在夢覺夢固為夢醒亦非醒醒者夢者互相嘲弄天地茫茫何多燐燼也

萊蕪灣

在城東北十五里今名灣頭蓋吳王濞開通海陵倉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者今多為郡人送別之所然由淮入海由南至北皆取道于此逝水滔滔古今不息吾不知往來其中者有幾何人也扣舷而歌能無長嘆

湖孺雜記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嘗讀西湖誌餘愛其搜奇標異蔚為大觀然田叔禾先生去今遠矣續輯無人余有志而未迨偶有見聞聊紀一二以備後之採擷竊比於委巷叢談云

昭慶寺

崇禎時昭慶寺災故老謂余曰前此六十年昭慶嘗災矣起火甚異聞時有高僧趺坐殿中夜將半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側僧問曰爾何神曰火神僧曰來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此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籟寂然惡其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入礎礎中飛火熒熒龍象俱反意劫火難

遊世尊莫能度耶

戒壇

昭慶寺大雄殿後有戒壇規模宏大不雜纖埃矣後青草葺生野牧縱橫牛羊不敢上寺僧修築壇基發土得碑題曰然燈古佛誕生處故此地之靈若此壇宇今復舊觀

片石居

順治辛卯有雲間客扶乩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唐曾有詩編號斷腸士問仙為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即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真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為朱淑真故隨問隨答即成院溪紗一闋隨復拜祝再求珠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茶蘼綻蕊偶爾話三生不覺日移堦畧去矣去矣歎息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之所為知者者謂客止知扶乩非知文者

慶忌塔

慶忌塔在斷橋之右高僅逾丈其式似壺按昔闔閩試王條僚子慶忌奔衛要離誘其裝具而刺之似不應葬此也即或葬此春秋時未有浮圖葬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非慶忌而繫之以慶忌者誌謂塔前時有鐵棺浮出水上或者闔閩以鐵棺沉慶忌骨於水中其英爽恒露而塔以之名歟康熙三年此塔忽圮中露千百小塔與大塔同皆有梵書見者一時取畫其非慶忌塔更明矣誌載

大佛寺畔有壺瓶塔元時西僧所建今不復存殆即此塔而以慶
忌掩其名歟

大佛寺

大佛寺石佛半身相傳乃秦始皇王纜船石也宋時有僧彌陀者兒
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鐫此石為佛及長出家精於畫
佛凡將畫佛必先靜坐觀想一日者凝想至久忽現佛光寶色續
紛大如明鏡僧俗同觀良久乃已自是筆愈有神有客問曰何為
耽畫不去參禪荅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五
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人知其畫通於禪不須文字矣方臘
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塘師直造其前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為
感化其鋒少戢垂老鑿石為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

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
未幾無疾而化

西泠橋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千古直偕女史素蓉曲工金叟拉余舉杯
橋上為邀月之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疑神史曰子之歌
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般度曲者四般各得其
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韻稍長即類於陰
陰平發音稍亮即類於陽去殺亢矣過大宜抑而復揚入殺促矣
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
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
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

總之則悠然無迹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即起拜謝余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每度一字我畫一刻僅形其較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槁木累累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最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史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

蘇堤白堤

兩堤垂柳余幼時及見其盛明艷移時皆罹剪伐陳洪綬曾寫一圖自題其上曰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真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若幸之而實惜之也每放步其間不勝張

緒當年之想

十錦塘

十錦塘者因西湖十景而名之也而所云十景如三潭印月人所不知柳浪聞鶯麴院荷風已無其迹其可見者惟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平湖秋月南屏晚鐘兩峰出雲而觀魚不必在花港也長堤之上放步閒行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烟雲風月變態無端其為景也何可名狀而十云乎哉故塘名十景以為景物之景不若以為錦繡之錦之為得也

孤山

小孤山矗秀江心大孤山浮青波面皆似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未若湖上孤山中央宛在一葦可抗無弱水之隔也山之陰為

處士墓放鶴亭在墓前今移於左嶺上梅花三百樹存無幾矣然
盛暑登之亦覺殊影暗香之致接人心目移人情性奚必在遙天
窮鳥耶洵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或問山有何仙曰有逋仙又有
坡仙也

蘇小小墓

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寄意之言也游人至孤
山者必問小青問小青者必及蘇小孰知二美之墓俱在子虛烏
有之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余曰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
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泛洞庭者謂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
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之際子於二美亦當作如是觀必
欲求之何耶客點首曰孤山之側有菊香墓者又何人乎余曰客

不聞乎菊香是矣

照膽臺

照膽臺即竹閣內祀閻帝廟中有漢壽亭侯碧玉方印乃漁人得
之楚澤杭人宦楚者得之漁人而進於廟者順治時一人以計賺
去見帝示靈旋歸於廟夫帝加帝號矣何有於侯不捨其印然印
神物也赫赫帝君其印尚可攫之而走人將無復知有神矣神特
顯靈所以為設教之助也

放生池

西湖為漁人利藪密網濫淵魚舸週列集如圓陣鳴榔鼓柁舉網
出鱗銀花亂目雖赤鯉有神莫能躍去咏老杜畫殺意何如何良
足哀矣賴有放生池為之避匿稱魚樂園又有盧舍菴前深淵一

吳地如以假越祀之無論祀者未嘗受祀者亦且踰階蓮豆之前
矣必欲祀之去使越二字可也祠在問木亭之東順治間方伯張
縉彥所建隨地矣而碑在恐後之人以為不可缺之故址也而新
之則神與人皆未當矣故留此說

昔人辨唐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為誤蓋吳界在石
門至今有吳越戰場名天荒蕩則杭州非吳地也子貢一使而
霸越其祀於越也固宜然子貢使越之妄昔人又辨之矣

岳墳

武穆王靈爽昭昭收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秦檜長舌夫
人王俊万侯高也向在牆內游人溺擊膚體不完穢氣四徹或慮
其褻忠靈併分屍檜移之牆外而擊者愈眾旋毀旋鑄鑄者欲不

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奸雄既死誅之者尚無虛日非快事歟
因歎檜高頑冥不及汪黃遠甚丹陽陳少陽墓亦鑄鐵人有伯彥
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過之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
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檜高日受鼓扑而無知似
羞惡之心汪黃猶不泯矣

銀瓶井

銀瓶小姐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關上書邏卒攔止
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宋帝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
範銀瓶像於廡右廟在按察司廳事之左凡廡憲蒞任必祀岳廟
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耳非所
宜障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觀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夫當簷

而立僚寀具見觀察驚顧夫發中皆成疽而死後之祀鄴王者舉無敢忽銀瓶

于墳

于墳祈夢多奇應尤奇者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祈夢廟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闖賊僭號永昌都遂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

附記三異夢

近一生科舉祈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

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往往落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蒼頭假寐大叫而醒衆問其故曰方倦闔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慟然鑼鼓疊至哄報中式吏人不戒填榜時漬一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

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于墳祈夢謁其鄰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為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尿于一撮生曰君無子矣尿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爾語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開榜第一名即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一帖曰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為伴後建功海上威鎮殊方年五十四歲為袁崇煥害於皮島遂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爽

法相寺

武林仙佛之肉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和尚名行修耳長數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吳越王方飯僧行修攜瓢造至永明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定先古佛應身也王趣駕禮之和尚笑曰永明饒舌語畢跣趺而化遂漆其身藏於法相寺中每正月六日請出為郡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前賭放爆竹穀傳空谷衆響爭流積紙盈寸求嗣者於佛前焚紅燭婦人潛來摸佛下體以為宜男此俗之最可笑者歷年不改

淨慈寺

淨慈寺神僧濟顛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託迹於酒人拉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黛紅燈啣杯對酒頰然就醉扶入香榻忽爾呼刀使妓頓悟此與琴操問禪語同佳有美薄者皆謂其酣醉濁醪極佛頭而金徧體化得山木皆向著中獲出至今井內餘木尚存此皆附會之言不足信也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焉越王夢十八巨人而覓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舊隨意數之過慈者慈通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

一端烟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志書畫見夢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為補刻其一十二天願靈吳越王明時保寧趙賈出海病
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越王聞之遣一使持金有異僧問彼沙彌知
為羅漢賈向一僧求其真跡僧曰可人勸十即越海擲賈室中飄
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
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人千僧說有十八異僧復來求
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觸壁作行書書其凡曰十八僧
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難種無餘序連理枝頭花未開
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凡積
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淨寺伽藍殿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某新貴人至矣急迎
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
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托之曰新貴人蓋過我書生急謝曰
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
觀場適此排闥安得為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為新貴人神告之矣
未錄科易事耳吾為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為若輸金
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知朱也僧曰吾為若借費第得科名後無
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且披卷市參授餐傲寓場事畢
又為一笑於伽藍得大吉益喜願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
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必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
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至是歸生赴宴至則再視榜上

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爾而悔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和尚勢利故伽藍戲之然自此和尚至老到矣

雷峰塔

雷峰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峰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層級皆去亦立童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囑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旱魃久虐水澤皆枯湖底泥作龜裂塔頂烟燄薰天居民驚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驚懼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烟頓息人心始定

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鱉雷峰塔之

白蛇隆慶時鱉已為屠家釣起蟾已為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事豈其然乎

洪坊思附記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為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帝惟聞木魚聲則警止有教自空中來或遠或通王命尋殺所自起愈尋愈遠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室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僧曰異哉為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

其之問何故傳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為此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母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蓋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為釋吾黨其德為之徒乃師一季或明年育三年為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寫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執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弟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為建寺於其舊地顏曰萬慶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觀其畧以貽主僧合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先云

棲霞嶺

棲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紫雲洞前有牛犖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之麓而折牛角於山之巔自此人不敢犯考

牛將軍字伯遠為武穆部將屢立戰功賊檜忘之紹興十七年上已田師中大會諸將舉過毒歸語人曰舉年越六旬官至侍從死亦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草裹尸死牖下耳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厥重千秋不昧也張將軍憲封烈文侯墓在仙姑山下二墓皆以境僻人罕知之金坑墓在棋盤山左麓南宋尉將金勝祝威處也建炎三年金完顏宗弼犯臨安錢塘令朱瑛力戰死尉將金祝二公集殘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為途誘敵致陷入湖中人騎山積有奸人為之嚮導由南壁入二公不支同死於陣即人以馬草裹尸駢葬桃花港右今墓表雖存佳城漸圯矣按武林所誌如羅昭諫陳剛中劉光世朱弁韓世忠趙鼎諸墓已尋之無迹其尚存者是在守土君子為之

修築保護碑永安於不朽足以感發後人不獨壯山川之色而已也

秦望山

秦望山一名秦亭山秦始皇登山眺望見江濤洶涌不敢渡江處也上祀真武顯赫非常余偶登其上見二三道流互談真武異蹟一羽士曰異莫異於武當之事矣明永樂時鑄有金殿祀帝殿設二重極其偉麗有郡守欲驗其為金與否試鑽一孔未及寸而神示靈即命之止而身已斃矣後人嘗以多金灌填其罅終不可滿崇禎十六年流寇張獻忠偶因乏食欲取金殿資餉先期投牒廟中屆日天清日麗鏡吹登山忽爾陰雲四合霹靂教教人騎皆齏粉矣余異其說歸而記之

雷院

雷院在慶化山麓廟貌雄麗儼然神霄瞻禮者皆生敬畏有執杖神將從一白犬者名徐急捉屢現靈異人尤悼之元時楊璉真伽瘞宋諸陵骨於白塔且欲改雷院為佛廬方寢見一銀毫猛犬騰空而下勢欲啣楊楊知神怒倉惶入院膜拜悔過連復珠已像於靈鷲山上雷擊其首是神威之尤赫者近傳雷霆二事甚真足紀紹興諸生金桓孝友人也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夢長眉仙語之曰爾有夙孽明年此日當為雷擊桓寤深以為憂惟日禮大士以求懺罪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桓見天變知將不免恐驚老母預往范於大筆峰浮圖之下頃之風雨大作霹靂轟鳴家人驚泣以為桓必死矣踰時天霽往視之訝其猶生桓語人曰適如在夢

中見大士露灑楊枝復持鏡一照而去忽然而醒又康熙七年太倉州驟雨之內墮一雷神肉翅電睛立於平野里人太懼州守龐君往拜禱之雷神忽語曰公廉吏也余神也豈未禍爾民者因往擊逆類誤為觸穢故偶墮此頃即去矣爾為政盍加勉之言訖雨益加疾奮然飛去

鄧天君曰霹靂一殺人皆拱手而霽雲開頑心依舊觀此顯赫可無戒心 吳念功附錄

靈隱寺

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具德幸且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先是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我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峰五聖也為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即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

像以昭靈異

靈隱羅漢堂

康熙元年九月淨慈寺羅漢堂將災先一夜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來者見紛紛袖子相背奇偉約有數百竝皆背負鰲團攜持杖拂行人怪之詢其何自曰自淨慈向靈隱討車駐足翌日羅漢堂焚始知昨所見者乃五百應真也靈隱羅漢堂建於具德法像稍小於淨慈而完好迺之淨慈聖濟顛於中以表奇靈隱塑瘋僧於中以標異按秦檜遇瘋僧於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雲厨中秦檜齊僧錫尚存有款誌雖漫漫猶可識從醒東窓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存此迹於天地之間以作回邪鑒戒

聞喜塔

聞喜禪師名無着唐肅宗時人嘗分食異僧定中見文殊跨獅而出喜訶曰文殊自文殊聞喜自聞喜即掌之文殊說偈曰苦鍊連根苦甜爪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騰空而去喜至八十跌坐而逝建塔靈隱天祐間塔一啟於田頌再啟於宋楊沂王三啟於韓侂胄皆見其爪髮週身舍利珠湧為之復瘞順治庚寅八月北高峰浮圖忽圯此刻寺僧掘地遺破陶龕見其神氣如生重為封掩西湖志謂侂胄啟龕之後茶毘之矣殊謬

呼猿洞

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為証二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夜一

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於峰頂皎如積雪映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眾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在理公之言其信然耶

溫泉

溫泉多在西北南土絕少故蘇長公書惠濟泉後云余所聞湯泉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滄州之陳氏山居是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是長公為武林太守尚不知此地有溫泉也余考武林舊事云靈隱冷泉亭上又有醴泉溫泉今皆湮沒夫醴泉無源或偶出而旋涸不必問矣若溫泉者鍾山谷之靈特舒神異今雖不見必伏於浮埃殘土之中余為表出其名有

望於好事者尋而疏之以助西山之勝使天地間更益一境

翠微亭

人知岳鄂王能詞不知韓蘄王亦能詞王當解柄閒居放浪湖山之日有南鄉子曰人有我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為癡迷悞我賢嗟乎將軍也使之翔文章之府藏蘊不平之氣翻為放達之言良足悲矣翠微亭昔王所建也吾欲復其舊觀置豐碑於亭內大書是詞於其上以著王之文采

月輪山

桂子月中落此奇事也一見於宋僧式公之序再見於錢令張君房之記謂至清秋月夜紛如烟霧灑落有聲如莖如珠青黃異色

種之成樹亦生桂實可驗駱丞之詩不妄矣康熙二年妙香閣僧

八月中曾寄我桂子一器索作賦以美之

上天竺寺

天竺大士像晉天福間僧道翊見瑞光發於前澗得奇木命匠氏孔仁謹者雕塑孔破木有一天成大士在內孔奇而匿之易以贗像大士示夢道翊孔不敢秘送之寺中後得古佛舍利納之頂中恒放寶光於清晝建炎中兀术至杭輿載大士而北奉之於玉河鄉寺僧以他木肖像詭云藏之井中故今有觀音出現并非舊相矣而水溢暎乾禱無不應洵乎大慈之心隨像而寓豈必舍利而神奇木而異歟順治丙戌山寇欲屠三竺有天神持杵殲其前隊寇投戈頂禮奔竄而去康熙己酉釋梅山以銅鑄大士於天竺欲

作胚胎苦艱得土忽驟兩山裂白雲房後崩出純泥百石充用像成不煩人力益信靈感所通誠哉廣大之在無不在矣

虎林山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又名祖山以爲一郡衆山之祖其實乃一小阜耳寺僧砌以上石宛然培塿峰嶸不見而竟得太名亦足異也相傳昔時曾有一虎來踞此山衆共逐之矢石竝發虎不爲動有一老翁云能制虎教人多鍊鐵椎專擊其足衆云擊足奈何翁云虎之舉動皆可先知若見其左耳動則右足將起當擊其左右耳動則左足將起當擊其右此即兵法所謂出不意而攻無備也如法擊之虎果困斃民害遂除衆詢翁云聞虎之受攻在腰今何以擊腰不斃而斃於擊足翁云虎類不一此虎乃鯊魚所變也週身

堅甲箭鏃莫穿惟爪肉新生擊之中其要害故使立斃衆云耳動足起何以知之翁云吾少喜吹獵習而知之衆云虎則虎矣何以知爲鯊魚所化翁云凡虎之班文多曲鯊魚所化之虎其文獨直以其文直是以知之

畝田誰蒼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蒼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急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鼓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

如浮屠禮

城隍廟

杭郡城隍南海周公諱新者浙江觀祭也永樂時屢斷奇獄不殊包孝肅當時即號生城隍朝野有冷面寒鐵之譽後為錦衣紀綱誣死紀敗得封為神毅靈赫灌入廟庭者目不敢邪睨每當厲壇設孤神來主祭雖雨必晴余自童時驗之至今數十年無異也殿中有明鏡一圓照者往往自見其孽廟祝慮其怖人移韜密室

三茅觀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為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竒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

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卧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偶過觀中見群乞兒席地轟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鬻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瘵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丁仙亭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與石瑾瓏洞幽聞水潺湲巖秀刻
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峰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
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
無賴子數輩掖一垂髫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髫矣善姓
惶急丁曰無恐盡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
轟然集矣敬以髫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髫者倏然自地起
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
告髫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
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何偁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
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
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佑聖觀

佑聖觀祀真武順治時造火藥於觀後工人不成遺火藥中藥發
震天死者甚衆有與夫者閒坐觀門偶畫一招財於墻左戲祝有
應於是窮鄉委巷一時相效建廟數百或跳神自現自謂觀中場
鬼為神故來受祀俗益狂惑當事禁之乃止踰年後北郭村童偶
於河畔塑一元壇以松鬣為鬚皂核為目棘刺為鞭螺殼為甲亦
戲祝之有應一時相效者復云祀招財時未幾無所禁而亦止今
頽垣荒樹之中模糊袍帶之形夫離介冑之像猶存一二云

宗陽宮

宗陽宮中祀玉帝廡下雪公電母靈不可犯明時有數書生讀書
宮後一生最有膽方雷而晦冥之夜衆謂之曰若能於此時得一

紅紙裹投於烟電娘子金釵內明日當以威饌醉汝生曰諾去移時而返曰紙裹投矣有異事為汝說吾轉至殿角見一魍魎憑簷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揮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覺腹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隱去衆譁笑以為誕甚越旦衆起稽面生擅臂訝右臂點如髹漆衆皆駭異始信其然後生臂積漸褪皮踰年始復其故

珠寶巷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攜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洛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路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

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為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鯨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齊從荆紫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為有矣

百獅池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群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嘉興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于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逮捕之至則獲至囊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

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為竊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
謀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營而末造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
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
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夫色鬪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
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遊粵者也既得入械送
之浙同伏法窮究完債雖髡髮萬里之外莫能避乎

馬市

馬市馮姓儒家也其祖母長齋拜大乘廣佛華嚴經句積教十正
於琉璃中時見佛相隱而不言繼而童稚見之婢僕見之家之人
無不見之相傳遠邇求見者無虛日若比丘及比丘尼有得見者
有不得見者即同有見者所見復八人殊或見如來或見彌勒或

見諸天以及龍象法身或偉或微或群行或孑立鬚眉意態不遺
纖悉不得見者泣洩而去齋戒復來或得一見亦有終不能見者
有一生不信其事列酒肉對佛酣飲琉璃中忽現閻帝生為撒飲
作禮於是傳者信過於疑康熙七年城中大火馮氏亦燼其迹遂
滅

周宣靈王廟

周宣靈王睦人也以孝子而證神者省中亦有廟教處有青蛙出
其廟中人尊之曰青蛙將軍每春月從睦陵附木筏至杭駕筏者
載之不敢驚蛙陟岸宅廟中或入民室民居以盤飾以繇祀以香
菓導以鼓吹送返廟庭則得福否則殃亦異矣而所聞金溪之蛙
更異甚其蛙入民室民之奉之者與杭同有健兒不之信也以七

首剖蛙成兩更投之於沸鑊煎鑊之中蛙無救遂出之復成一蛙
遁跡去仍見之於廟內冥如也有神子焉之說戒蛙亦聽而點首
青蛙與常蛙不甚異而貌如鴟色如碧足非爪也如靈芝穀不可
得而聞也不飲不食不飲湯

沙皮巷

沙皮巷路隘而唐稠屢有大瓦者霍姓老人與其子文舉及孫居
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及其地老人號泣以
為命也吾其燼於此矣子掖之出勿聽孫掖之出勿聽堅坐墻下
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曰必欲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燄而頭
勿焦額勿爛皆完人也其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啟時有郭金
科者甫總角居回堂鄰人夫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八歲弟

復入救母母已絕於地遂狗母以死於火奉旨旌揚葬孤山下萬
曆時有諸生李氏昆和名申華申楫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
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雙孝今郭與李
標識悉泯余恐其湮久失傳為之類及

萬松嶺

萬松嶺左江右湖不卑不峻西抱翠屏中見孔廟有宣聖像四配
十哲環侍森然是像昔在宋太學中有明祀於郡學嘉靖時因張
字敬議易像為主故移祀嶺頭時有狂生見肩者常汗戲謂人曰
真可謂重泥矣語畢隨仆坎人益知敬崇禎申酉之間棟宇威儀
蕩為煙草矣順治時有司重建祠刻聖像於石衣九章之衣秉珪
弁冕蓋文宣王之服也余以為不如章甫純掖服先師之為當謹

附言以告來哲

龍井

龍井泉從龍口中瀉出水在池內其氣恬然若游人注視久之忽爾波瀾涌起其地產茶作薑花香與香林寶雲石人鳴乘雲亭者絕異採於穀雨前者尤佳嚼之淡然似乎無味飲過後覺有一種太和之氣瀾淪乎齒頰之間此無味之味乃至味也為益於人不淺故能療疾其貴如珍不可多得

梵天寺

梵天寺在鳳凰山之右翼石幢高聳皆鐫吳越僭號今模糊不復辨矣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叢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為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云但聞烟外鐘

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履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一詩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藍乎梵

天有坡仙猶鶴林有米老能令梅檀林頓添佳致

坡公之為梵天伽藍人罕知之故為拈出 自記

劉烈女祠

劉烈女祠在江干南新橋畔烈女家貧所居陋室也有惡少居其側垣短易踰中夜潛入女室女以為穿窬也急呼父起擒之燭之乃鄰人之子惡少有力竟逸去反宣言於路以汚女女憤甚遂縊死女父訟惡少於吏惡少行金丁某屬詞求徵吏判其姦曰和既和矣女死慚非死節也姦之者可無死案定矣丁忽對眾自呼曰丁某爾何不畏鬼神乎殺我生者惡少也汚我死者爾也我讐爾

與惡少等特取兩命得請於帝矣語畢耳目口鼻濺血死事聞中丞御史臺窮惡罪定大辟復具疏請為立祠建坊以彰美

善利院

浙江潮汐起自海門龜顧王山初若一縷後分兩股濤殺獵獵倒捲橫驅漸作疊嶽層巒之致至善利院其殺愈壯蓋下為羅刹磯頭所激故成浴日稽天之勢自此而上至桐江而水落江勢轉高潮力不能上也舊相傳說前潮謂之伍胥潮後潮謂之文種潮蓋大夫相國怒氣所結接踵而來不識誰則知之而有是說康熙二十年潮汐所衝江心又復漲起平沙矣

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寶所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瀧浦上壓波凌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海舶望此而歸此似在錢塘未築前語今則長堤總直去海甚遠賈舶亦無收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為伏弩所射入國初江浙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清溪用兵於此裨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涌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為即張順歸神非是

牛頭堰

崇禎初年江潮甚盛海外忽涌一天魚橫潤數畝至牛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草木之內蟲鳥棲焉游人艤舟而至憑眺登臨漸成蹊徑或且把酒賦詩其上漁人有以篙撮觸其鱗鬣

者每得禍或相戒曰此神魚必能王謹誦而未暫爾夫水母相犯也後洪濤大至上江秋漲復生一夕竟擁魚負山而去

梵村

明時梵村有范老人者生平無詭語偶貿易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蘿蔔聞者笑之范自答其言之無徵積悔成疾其子日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鉏地忽見一人大蘿蔔鬚長尺餘蒂亦把拱兩人肩負偏走示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雲棲寺

雲棲寺蓮池大師之道場也師沈姓仁和人弱冠為諸生有名書室中嘗制一僧帽一烏紗每着烏紗臨鏡自照曰不像着僧帽照之曰像矣素斯出世時當除夕飲歲酒婢偶於前碎一甌沈不悅

夫人湯慰之曰萬物有無常何介意師大悟遂揮楮作七筆勾隨與湯別往祝髮湯曰君先之吾亦徐行矣師野鷗之踪春訪始徧有得歸來結茅伏虎禪師故地即雲棲也特患虎師宣呪而虎馴若早師循田念佛而雨如注善衆為新蘭若師定制不高華僧年六十以上者不服勞二十以下者不入院食皆平等貴賤如一清規嚴肅凜若秋霜著述甚富教人惟以念佛為宗有僧問曰古德云念佛一教嗽口三日師何以此為重師曰嗽口三日正好念佛爾何視此為輕萬曆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師端坐而逝其先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先一載而化並塔於寺之隅至今稱實地修行宗風不墜者推雲棲云

五雲山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巖前進
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
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范卜曰我
輩今日得入城否范語荅以不能書生脫視塔吞大笑曰何神之
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
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
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
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為鑰矣因命童子烹
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
而其游如故又加躡躍有碎釜散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
乃木籠耳因共驚悔翌日歸范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棋盤山哇哇蕩

棋盤山寶石諸山之夫麗也自葛嶺伏入地脉越阿渡溪至桃花
港突兀而起雖不甚高自成丘壑不知何年山頂設一大石棋枰
廣上隘下不可上好事者必欲履險而上見上刻棋子當三十二
而闕一卒東轉而下參差有三石池似開鑿而成中一池石壁高
廣云是龍湫游其間者小語小應疾語疾應譁然叫笑荅響滿野
人或曳履而趨中亦若有曳履者躡其後也孤坐其間者每生疑
懼斯境亦佳然以湖上可游之地甚繁巖菑往往不及

夾城

杭城創自隋越公楊素周方三十六里吳越王錢鏐增築羅城七
十里今之夾城南宋之外城也出秦望山至夾城亘江干泊西湖

凡七十里則古蕩湖墅諸坊皆在城內矣湖高於城而江高於湖昔江水通於湖湖水通於河故曰決西湖之水全城盡為魚鱉險不在河而在江也後張士誠移築城於湖之左是城高於湖矣雖水入於城灌之不得而今之談者猶拾此言不亦昧於事勢也乎夾城為湖墅八景之首曰夾城夜月夾城之東有得勝橋乃韓蘄王擒苗劉處也其上看月尤勝其餘諸景若西山晚翠皋亭積雪白蕩煙村陡門春漲猶在也而十里平原皆為園閭大河兩岸盡列棧橋求所謂半道春紅花園啼鶯江橋漁火不可復得矣此亦滄桑之一小變也

決西湖水之說辛稼軒對陳同甫語也今日始為辯出

吳慶伯附識

西溪皋亭河渚

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皋亭之桃河渚之蘆花河渚蘆花名曰秋雪西溪之梅名曰香雪則皋亭之桃亦可名曰紅雪曰絳雪矣或曰蒲家街桂花可名金雪

東明寺

安溪有東明寺建文皇帝遊迹處也其至此地時旭日始旦故於寺額題曰東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潛伏以龍混蟻莫或識之自歸國後方知為帝故今範其遺像僧服而袞龍香燈昕夕供以伊蒲蒲菹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千萼色白如銀分其種他處而不榮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靈尚在而成祖之遺踪已作冷風蕩盡懷古者至此能無興感也哉

可補入遜國遺事

蒲鶴題識

狗墓

或曰狗墓所葬非狗也宋秦丞相檜葬此矣人也而狗名之惡之也謂其不得比於人也或曰狗墓所葬非人也昔有狗濡水溼草救主於野燒之中狗斃而葬此矣狗也而葬稱之美之也謂其不復同於狗也夫以檜為狗檜無辭也以狗為狗狗無辭也若以救主之狗誤以為檜之狗狗必不樂以檜為狗而使狗污於檜也

艮山門

艮山門外多曠土喬木生焉康熙戊申三月有鳥止於高樹其高三尺巨掌如鵝廣目橫眉儼然人面群鳥噪之卓立不動為健兒射中負箭而去此山海經所載瞿如畢方之屬乎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彼偶來此或少所見而多所怪乎於傳有之謂之為怪也可

不謂之為怪也可

半山

半山即鼻亭山有娘娘廟在山之半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時兀朮兵至倪匿山中懼不免於難遂自盡於荒煙古木之間時韓蘄王方拒敵夢倪語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證神於此詰朝當戰願助王威王異之援棹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砂使敵騎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勅封其墓即在山隅明季有潛欲圖為蔭地者鐵錘甫及忽起鐵蜂數百攢匝其人而退山後嘗有白垢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婦竦之類也殆天地山川垂滂之氣偶出為疾村人謂神之所為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為此者哉

月明菴柳翠墓

跳脫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禪劇此亦戲耳而孤舟山下有柳翠墓在焉神道路側有月明菴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迹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叅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偈回首托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沒翠流落為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於大佛寺內清了又號月明為之戴面具為宰官身為比丘身為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為不雅然此俗難革為父老者盡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閱目一如四殺猿戲中所演戾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劉墳

舉亭山下有劉墳宋卿王劉琦之墳也先是其地為顯寧寺吳王以為佳移寺建於塢之外而築墳於其中僧無如王何也其地為卿王墳矣越五百年有僧具德者履王墳而亦以為佳發墳棄於塢之外而復建寺於其中王無如僧何也吁嗟卿王昔以順昌旗振威天下何雄也今為人伐塚棄骸而曾無知雄安在哉伐其塚者且託言非韓劉之劉而苗劉之劉又何冤也吁嗟劉舌不存莫能自明矣吾不為代明之則韓劉之劉終以為苗劉之劉且為伐塚者稱快舉也

超山

超山在舉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

欲拽杖往伏之竟為所獲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
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
阱中鳴以相誘者青螺斗許編撒山隅虎至張鬼導之俟見螺貪
剔螺肉忘為虎護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
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
為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
伏虎自草中起各啣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
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為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為利
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徇於阱外也

